

中学语文教材研究

鲁迅作品注解异议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学语文教材研究

# 鲁迅作品注解异议

薛绶之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济南

中学语文教材研究  
鲁迅作品注解异议  
薛绥之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2插页 97千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

书号 7099·906 定价0.38元

# 目 录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1
关于题目 .....	1
今之论者 .....	3
“打死老虎”者 .....	8
林语堂和“叭儿狗” .....	11
“咸与维新” .....	16
新气·要“费厄”·洪福齐天 .....	19
章士钊的“遗泽” .....	20
结束的“方法” .....	25
《纪念刘和珍君》 .....	27
刘和珍与《莽原》 .....	27
“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 .....	28
对人民革命性的估计 .....	31
难句试解 .....	33
《革命文学》 .....	36
“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 .....	36
最后三段 .....	38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	39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41
文章的写作与发表 .....	41

白云“我不生气”的文章·····	43
《答鲁迅先生》·····	44
比“刽子手”更加下贱·····	45
《“友邦惊诧”论》·····	46
《“友邦惊诧”论》的针对性·····	46
这篇杂文特点·····	47
最后一段·····	49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51
关于《汉奸的供状》·····	51
“芸生”其人·····	52
一个句号·····	58
别德纳衣的讽刺诗·····	58
《为了忘却的纪念》·····	61
“忘却”和“纪念”·····	61
五个青年作家·····	63
柔石的“迂”·····	68
难句试解·····	71
《呐喊·自序》·····	81
关于《呐喊》·····	81
《新生》《新青年》·····	82
梦·寂寞·艺术·····	8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87
三味书屋·····	87
塾师寿镜吾·····	88
美女蛇的传说·····	89
“铁如意，……未醉啣……”·····	91

《藤野先生》	93
关于藤野先生	93
主题思想	96
幻灯事件	98
难句试解	100
《孔乙己》	104
孔乙己的阶级属性	104
鲁迅对孔乙己是否同情	106
《药》	109
作品的主人公	109
结尾处的“乌鸦”	113
《一件小事》	117
《一件小事》中的“人”	117
《祝福》	120
“讲理学的”	120
关于“新党”	121
短工的形象	126
鲁迅小说中的“!”和“——”	130
鲁迅与《自由谈》	133
关于“新月派”	136
鲁迅杂文教学二题	143
历史·现实	143
内容·形式	144
漫谈鲁迅小说教学	148
第一,注意解词	148

第二，认真句解.....	149
第三，讲篇章.....	151
后记 .....	156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关于题目

鲁迅把他那篇主张痛打落水狗的文章题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大有深意的。

缓行，就是慢行，或者说暂时不行。乍看起来，这个题目似乎缺乏战斗性，或者说，批判味道不浓。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题目不仅战斗性很强，而且讽刺意味十足，和整篇的风格完全一致。简直可以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题目来统率全篇。

有一本书曾说到“缓行”的问题：“有人甚至摆出一副极‘左’的面孔，从题目上进行根本的否定，说什么‘费厄泼赖’不是急行，缓行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行的问题。他们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恶劣手段，千方百计地去抹杀本文的战斗意义。”文章强调不应“攻其一点”，这“一点”是败笔还是体现了战斗性，却没有说。

一篇著名的反映彻底革命精神的文章，题目却不十分革命，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应该把这个题目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中来加以研究。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前，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曾于八月间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一篇《民主不适于中国论》，为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登上皇帝宝座大造反革命舆论，胡说什么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宜于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特别国情”的谬论，曾经成为复古守旧的反动派阻挠一切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思想的借口。

林语堂、周作人认为那位迫害女师大学生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孔读经开历史倒车的章士钊已成落水之狗。对之应施行“费厄泼赖”。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对章士钊这样的人，施行“费厄泼赖”太早，应该“缓行”。章士钊辛亥革命前曾参加过反清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后却以种种借口，反对新思想，大搞封建复古。因此，这“缓行”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对章士钊而讲的，不仅有强烈的战斗性，而且讽刺意味十足。这一点鲁迅在该文第六节即《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中有充分论述。

鲁迅说：“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得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可以看出，第一，提出“费厄”缓行，是“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是“请君入瓮”，是针对反动派借口中国国情特别顽固守旧而说的。第二，这个斗争策略是从敌人学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

## 今之论者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第二节开头第一句话是：“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今之论者”指周作人。实际上“今之论者”不仅指周作人，也包括林语堂。“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是周作人唱之于先，林语堂和之于后。鲁迅用一个“常”字，暗示“今之论者”并非一人，如果象某些书上所说，“今之论者”仅仅指周作人，那么，文中的“常”字必须改为“尝”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奉（系军阀）倒段（祺瑞）”运动的号召和影响下，北京群众游行示威，捣毁章士钊住宅，并通电全国，要求段祺瑞下野。章士钊被迫下台，躲到天津去，执政府摇摇欲坠。十一月三十日周作人写了《无题》，署名岂明，发表在十二月七日《语丝》56期上。段祺瑞原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甲寅》1卷18号上发表过《内感》《外感》，借谈对国内国际时局感想的名义，为他进一步迫害北京爱国学生大造反革命舆论，章士钊特别加了按语，大加吹捧。周作人在《无题》中提到这件事，但接下去说：“到了现在段君既将复归

于禅，不再为我辈的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所以我只得毅然把《恭读二感篇议注》这一个题目勾消了。”也就是说，因为段祺瑞即将下野，停止对他的批评。接下去周作人又说：“章士钊与其徒党，这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题目，可以做好许多文章。章士钊是有若干所谓正人君子给他帮助的，自然是现代的一个人物，好政府的一个好人，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个‘代表无耻’的政客，很值得努力的攻击……在账簿上注一笔，预备慢慢地来今日明说半句，明天暗说一句，照着最新式的什么文体，呜呼哀哉，现在这个出出气的机会也有点要逸过去了：一旦树倒猢猻散，更从那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猻，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所谓革命政府，不知还有几天的命运，但我总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这账簿上赋得章士钊及其他的题目也当一笔勾消了事了。”

林语堂马上在十二月十四日出版的《语丝》57期上发表《插图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积极响应周作人的主张，并进一步加以发挥。林语堂首先谈到应否骂人问题，继而联系到段祺瑞、章士钊该不该骂：“有人觉得段祺瑞、章士钊该骂。有的便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此见仁见智，本不能相迫，若以为章士钊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赞他很好。”下面又谈到费厄泼赖：“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说‘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

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又岂明文中所谓不‘打落水狗’，及‘平地上追赶猢猻，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也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周作人、林语堂的论调，危害性特别大，第一，这两个人当时都属于“语丝派”，反动面貌还未完全暴露。第二，在女师大风潮中，《语丝》是鲁迅作战的重要阵地。周作人、林语堂在《语丝》上鼓吹“费厄泼赖”，并妄图当作语丝精神来提倡，很容易迷惑人。第三，他们宣称章士钊已成落水之狗，打之有失身分。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手法，起了掩护章士钊从容退却的作用。

鲁迅明辨是非，深知要想在女师大风潮这一场延续近一年的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要想把对代表封建势力、开复古倒车的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廓清周作人林语堂所散布的迷云毒雾。鲁迅挥笔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对周作人、林语堂的批判，是“语丝派”内部的一次路线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对待一时失势并未真正放下武器的敌人，是停止进攻草草收兵，还是穷追猛打继续进军。斗

争的实质，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

鲁迅不仅对周、林所倡导的“费厄泼赖”进行了反复的批驳，而且对周、林特别是林语堂文章中的一些从属论点，也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

周作人、林语堂提出打落水狗近于卑怯，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是否近于卑怯，当看打狗者是谁而定。鲁迅说：“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①狗自己失足落水者，②别人打落者，③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这里的矛头是指向林语堂，女师大风潮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林语堂去南方过暑假三个月，并未参与对章士钊的斗争，现在斗争接近胜利，章士钊下台，林语堂却跑出来指手划脚。鲁迅言外之意是：你林语堂如果附和别人去打章士钊，“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鲁迅接着说：“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这里是鲁迅自况，犹言我与章士钊奋战，打其落水，继续进行打击，也谈不到什么过火，更谈不上什么卑怯，和你林语堂不同。有的同志离开当时具体斗争形势来讲这几句话，说这些话的意思是鲁迅强调要自己跟阶级敌人斗争，跟反动派斗争。但是，不管多么强调，怎么能说附和去打别人打之落水的坏人，是“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那岂不是提倡假洋鬼子作风，束缚群众手脚？

林语堂提出：“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林语堂提出：“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义”，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坏人一旦重新得势，“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

林语堂提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这条原则，只适用于对等的敌手。“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

为什么鲁迅点名批评林语堂而对周作人却不点名，我在十年前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曾认为鲁迅自一九二三年搬出八道湾后，和周作人见面即不说话，如果点周作人的名，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照我现在的理解，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理由。鲁迅所以不公开点名批评周作人，是从更有利于斗争出发。首先，林语堂重复并补充了周作人的论点，批评了林语堂，也就批评了周作人。其次，在整个女师大风潮中，林语堂和周作人表现不同。林语堂在女师大风潮中，没有直接参加对杨荫榆、章士钊的斗争，而周作人作为女师大教师，不仅在鲁迅所拟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署，而且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为抵制章士钊解散女师大而成立的校务维持会。周作人和林语堂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他俩，鲁迅采用了区别对待的办法。

不仅对林语堂、周作人区别对待，而且把林、周和“叭儿狗”作了严格区别。

鲁迅的“区别对待”，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这句话中：“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

正是有了这个“区别对待”，鲁迅就能正确处理思想斗争（对林、周的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章士钊、陈西滢的斗争）的关系，就能集中力量打击坏中之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不仅表现了鲁迅的坚定的斗争性，也表现了他高度的策略思想。

### “打死老虎”者

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第二节开头，讲了这样两句话：“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

关于这两句话的解释颇多，但都是脱离当时斗争实际，望文生义。

有的说：林语堂之流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并提，是别有用心地混淆两种概念。死老虎是比喻已死的敌人，落水狗则是活的，会咬人的狗。

有的说：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是谬误的。因为老虎已死，不再为害，就用不着打了，如果只敢打死的，不敢打活的，那就是“装怯作勇”。

按周作人的原话是这样讲的：“况且‘打落水狗’（吾乡

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可见“打死老虎”只是“打落水狗”的另外一种说法。而且，鲁迅那两句话指的是两件事，解释者却混为一谈。

“‘打死老虎’者”是有所指的，指的是吴稚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章士钊的住宅被游行示威的群众捣毁，风传段祺瑞政权就要垮台的时候，吴稚晖在十二月一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你是个学生出身，看不起学生，你的倔强，谁也服不了你……可惜你对执政太敬重了。”接着又给章士钊评功摆好：如何反对袁世凯，如何在上海捕房里被监禁，一天吃二十五粒蚕豆。接着惋惜地说：“我不料他现在会做续刊的甲寅，所以我替他发讣文。”最后说：“上文说到他，还是讽刺，似乎是打死老虎，我不敢对朋友有此不情。”按章士钊，人称老虎总长，章士钊下台了，所以吴稚晖称他死老虎。章士钊在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甲寅》1卷22号上转载了吴稚晖的文章，并写了《答稚晖先生》，说什么“愚于先生义兼师友”，又说吴稚晖的文章，对他“海慰并至”。两个人合作演出了一出新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是手段，目的还是替章士钊开脱。把女师大风潮这样一场迫害反迫害的斗争，轻描淡写地归咎于章士钊脾气“倔强”，过分听段祺瑞的话。鲁迅涉笔成趣，顺手给以揭露。吴稚晖装怯作勇，自称“似乎是打死老虎”，实际是明批暗保，鲁迅说：“虽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这里的“可爱”，是一种嘲讽，表明吴稚晖浅薄卑下，不值一驳。



从全文看，“打落水狗”是中心论题。从第二节开头两句话看，后一句是要揭露的重点，在某种程度上，前一句只起一个引子的作用。

把吴稚晖揪出来，不仅可以正确解释鲁迅这两句话，对理解《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第五节《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也有很大帮助。

吴稚晖在上面所提的那篇文章中，还散布过这样的观点：“官万作不得，丢下来的时节，大哭小喊，门前冷落车马稀……若为作官而作官，登台容易下台难，不可不知也。”这样，把塌台人物，不分好坏，混为一谈，实际上还是替章士钊开脱，仿佛章士钊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的打击，不是因为章士钊迫害女师大学生，而只是因为他“失势”“塌台”。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应区别塌台人物有好有坏。并点明章士钊虽然下台，何尝真正落水。再进一步反驳周作人和林语堂，指明他们的主张，保护了坏人。

吴稚晖对章士钊明批暗保，欲盖弥彰。鲁迅只轻轻一点，就戳破了吴的花招。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在斗争中不仅善于分清主次，不平均使用力量，又能使小战役为大战役服务。

从鲁迅对吴稚晖和周、林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敌人的朋友替敌人说话，欺骗性小，容易识破。可怕的倒是自己的朋友，披着革命外衣，发表有利于敌人的言论，那危害性就更大。